

当前位置: [网站首页](#) > [学术争鸣](#)



收藏文章



阅读量[600]



不应以“大片思维”评说中国文学影响力

姜帆 于新超

日前,以贺绍俊、雷达、白烨、陈晓明等评论家为代表的北京评论界集体发声,对2008年中国文坛作出了回望与总结。相对于北京方面认为名家没有推出重要作品,文坛因而显得平淡的说法,上海评论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。评论家王鸿生指出,长篇创作虽稍显弱势,但2008年中短篇创作却酝酿着文坛新的希望。

作家、评论家张生更是认为,不应以“大片思维”来评说文坛,而应看到中国的文学空间正日益走向开放、立体和多元。

长篇稍弱,中短篇酝酿希望

北京评论界认为,去年是多事之年,文学界显得比较平淡。雷达表示,期望值很高的名家基本上都没有拿出重要作品。评论家张颐武更是坦言,去年是文学的小年,一线代表作家没有推出力作,他们的空当期造成社会对文学关注不够。

对于长篇创作稍弱的说法,上海的批评家大多表示首肯,但他们并不认为文坛因此而“平淡”。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鸿生教授指出,去年的确没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大作品问世,但好作品出现在中短篇创作的领域。王鸿生说,中短篇创作因散见于各大文学期刊,因而没有长篇作品那样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,但他已从中看到了不少名家佳作和新生代作家的锐气,“无名的年轻作者显现出他们的创作活力和实力,说不定哪一天,他们一出手就能够震惊文坛。”

文坛日益开放、立体、多元

评论家张颐武昨日发表文章《中国文学从“垃圾”到“分众”》。他在文中指出,中国文学的读者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,“小众”市场即“纯文学”市场。莫言、贾平凹、刘震云、王安忆、王蒙等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不超过十人,而今年这些代表作家由于创作周期的原因没有推出长篇小说,所以人们普遍感到了文坛的平淡。对此,上海青年作家、批评家张生发表了不同意见。他认为,文坛不是娱乐圈,评论界不应以“大片思维”来评说文坛,“不能因为知名作家没有作品,就断论文坛没有好作品。”

对于评论家陈晓明此前以姜戎的《狼图腾》、阎真的《沧浪之水》和《比如女人》等作品畅销为例,断论近年来文学市场存在“专业作家越来越业余,业余作家反而很专业”的说法,张生也不敢苟同,“对于文学作品,就应该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。作家只有著名和非著名之分,哪有什么专业和非专业之分呢?只要作品足够专业,就应该得到尊重。”张生说,“据我所知,阎真就长期致力于写作,因为他在知名度上有所欠缺就说他是‘非专业作家’,这很不公平。”

张生指出,在名家没有重头作品的年份,仍能有一些“不知名作家”的作品吸引读者的视线,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文学空间正日益走向开放、立体和多元。“我们的读者已经能够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出以后,第一时间读到大奖作家的作品,很多引进版也几乎做到了全球同步。这无疑提升了读者的审美趣味,使他们对于文学作品更具判断力,而不是单纯地追捧名家。”

2008年很难产生畅销书

北京评论界一致认为,去年出版后受到文学界积极评价的一些作品,如严歌苓的《小姨

周访问排行	月访问排行	总访问排行
●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?		
●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?		
●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?		
●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		
●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...		
●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		
●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		
●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		
●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		
●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...		

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,请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: 或者您现在 [注册](#) 成为新会员?

诸位网友,敬请谨慎网上言行,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多鹤》、阎连科的《风雅颂》、毕飞宇的《推拿》等作品，非常遗憾地引来关注。上海的评论界也就这一现象作出了分析。华师大中文系教授、评论家罗岗认为，虽然上述几部作品在圈内评价不错，但还称不上是重要作品，“就算不和文坛上已经存在的重要作品相比，从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来看，也都绝不是创作的高峰。”

曾经把余华作品《兄弟》打造成畅销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，也从出版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被业内看好的作品没有走红的原因。“去年是多事之秋，人们的注意力被太多的大事件所吸引，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就减弱了，多少影响到了平面读物的销售，打造畅销书的难度非常大。”郑宗培说，事实上，严歌苓、阎连科、毕飞宇的读者定位与余华相似，水准上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差距。

网络出版是趋势与方向

北京评论界认为，目前的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变化，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的分化越来越清晰，唯一联系两者的是网络文学。张颐武认为盛大文学组织的“30省作协主席作品巡展”很有意义。因为传统文学的产能过剩，市场接纳不足，在广阔的网络中寻找定位是一个代表性的变化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评论界的呼应。罗岗教授就说，回望2008年，与其盘点哪几部小说堪称年度重头作品，不如直接关注盛大网络起点中文网的一系列举措。“起点中文网通过巨大的资本运作力量，大大刺激了国内长篇小说的创作生态。网络出版使得文学创作直接面对整个华文世界的读者，这是国内任何一个出版社都没有能力达到的，对2008年的文坛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件。”

郑宗培总编辑也坦言，网络出版的确是出版业未来的趋势与方向，对传统的纸质出版形成巨大冲击。但他也同时指出，最好的状态是让纸质出版和网络出版形成良性的互补状态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彼此的经验，相互渗透，实现共赢。“有时候，网络为纸媒做了现成的广告，比如说，《百家讲坛》的节目网上都有视频，但易中天的纸质书仍然能卖到270多万册仍在加印，就是一个实例。”

长篇稍弱，中短篇酝酿希望

北京评论界认为，去年是多事之年，文学界显得比较平淡。雷达表示，期望值很高的名家基本上都没有拿出重要作品。评论家张颐武更是坦言，去年是文学的小年，一线代表作家没有推出力作，他们的空当期造成社会对文学关注不够。

对于长篇创作稍弱的说法，上海的批评家大多表示首肯，但他们并不认为文坛因此而“平淡”。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鸿生教授指出，去年的确没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大作品问世，但好作品出现在中短篇创作的领域。王鸿生说，中短篇创作因散见于各大文学期刊，因而没有长篇作品那样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，但他已从中看到了不少名家佳作和新生代作家的锐气，“无名的年轻作者显现出他们的创作活力和实力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他们一出手就能够震惊文坛。”

文坛日益开放、立体、多元

评论家张颐武昨日发表文章《中国文学从“垃圾”到“分众”》。他在文中指出，中国文学的读者群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化，“小众”市场即“纯文学”市场。莫言、贾平凹、刘震云、王安忆、王蒙等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不超过十人，而今年这些代表作家由于创作周期的原因没有推出长篇小说，所以人们普遍感到了文坛的平淡。对此，上海青年作家、批评家张生发表了不同意见。他认为，文坛不是娱乐圈，评论界不应以“大片思维”来评说文坛，“不能因为知名作家没有作品，就断论文坛没有好作品。”

对于评论家陈晓明此前以姜戎的《狼图腾》、阎真的《沧浪之水》和《比如女人》等作品畅销为例，断论近年来文学市场存在“专业作家越来越业余，业余作家反而很专业”的说法，张生也不敢苟同，“对于文学作品，就应该以文学的标准来衡量。作家只有著名和非著名之分，哪有什么专业和非专业之分呢？只要作品足够专业，就应该得到尊重。”张生说，“据我所知，阎真就长期致力于写作，因为他在知名度上有所欠缺就说他是‘非专业作家’，这很不公平。”

张生指出，在名家没有重头作品的年份，仍能有一些“不知名作家”的作品吸引读者的视线，恰恰说明了中国的文学空间正日益走向开放、立体和多元。“我们的读者已经能够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出以后，第一时间读到大奖作家的作品，很多引进版也几乎做到了全球同步。这无疑提升了读者的审美趣味，使他们对于文学作品更具判断力，而不是单纯地追捧名家。”

2008年很难产生畅销书

北京评论界一致认为，去年出版后受到文学界积极评价的一些作品，如严歌苓的《小姨多鹤》、阎连科的《风雅颂》、毕飞宇的《推拿》等作品，非常遗憾地没有引来关注。上海的评论界也就这一现象作出了分析。华师大中文系教授、评论家罗岗认为，虽然上述几部作品在圈内评价不错，但还称不上是重要作品，“就算不和文坛上已经存在的重要作品相比，从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来看，也都绝不是创作的高峰。”

曾经把余华作品《兄弟》打造成畅销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，也从出版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被业内看好的作品没有走红的原因。“去年是多事之秋，人们的注意力被太多的大事件所吸引，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就减弱了，多少影响到了平面读物的销售，打造畅销书的难度非常大。”郑宗培说，事实上，严歌苓、阎连科、毕飞宇的读者定位与余华相似，水准上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差距。

网络出版是趋势与方向

北京评论界认为，目前的文学生态发生了严重的变化，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的分化越来越清晰，唯一联系两者的是网络文学。张颐武认为盛大文学组织的“30省作协主席作品巡展”很有意义。因为传统文学的产能过剩，市场接纳不足，在广阔的网络中寻找定位是一个代表性的变化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评论界的呼应。罗岗教授就说，回望2008年，与其盘点哪几部小说堪称年度重头作品，不如直接关注盛大网络起点中文网的一系列举措。“起点中文网通过巨大的资本运作力量，大大刺激了国内长篇小说的创作生态。网络出版使得文学创作直接面对整个华文世界的读者，这是国内任何一个出版社都没有能力达到的，对2008年的文坛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件。”

郑宗培总编辑也坦言，网络出版的确是出版业未来的趋势与方向，对传统的纸质出版形成巨大冲击。但他也同时指出，最好的状态是让纸质出版和网络出版形成良性的互补状态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彼此的经验，相互渗透，实现共赢。“有时候，网络为纸媒做了现成的广告，比如说，《百家讲坛》的节目网上都有视频，但易中天的纸质书仍然能卖到270多万册仍在加印，就是一个实例。”

【延伸阅读】

中国文学的出路在于坚守与创新

中国文学在当下如何发展？日前，莫言、贾平凹、范小青、苏童等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以及陈思和、南帆、陈晓明等文学评论家谈了自己的看法。他们在言谈中，虽然不乏对文学现状的焦虑，但也强调坚守的动力是对文学的热爱。

文学已经趋于边缘化？

《北京文学》名誉社长章德宁：“全国文学类期刊有八百余种，书市的销售量在攀升；除了正式的文学出版物外，网络化写作和阅读方兴未艾。但我曾在一次调查中询问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文学期刊是什么，结果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文学期刊，而在阅读的人中，约90%的人写的刊名是《读者》和《青年文摘》。这让我感到悲凉。这说明，文学的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在人们当下的需求中，文化需求尽管不小，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而文学在其中的比重更低。”

文学评论家潘凯雄：“当下这个时代面临着市场化挑战，市场化代表着极度商品化、娱乐化和多元化，多元化的背后又是极端个性化，同时数字化和网络化带来写作方式变化，有限的文学出版市场被多个主体抢占，因而感觉趋向‘边缘’。”

作家如何把握时代脉搏？

作家莫言：“变革的时代众生喧哗，令人眩晕。作家随便找一个角度想诠释这个时代，马上会有成百上千的反例把你淹没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对时代的把握跟所有人都一样，不能够高出半分。”

评论家陈思和：“30年前，尽管我们对时代把握不清，但自己觉得很清楚，作品斩钉截铁。现在，正因为思考越来越深入，所以创作者对时代的把握反而越来越难。近期的优秀作品中，如范小青的《赤脚医生万泉和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贾平凹的《秦腔》、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，叙事者都是傻瓜一类的角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关键是作者对时代的把握不自信。”

作家苏童：“在美国作家费契的小说《收音机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：一部坏了许久的收音机，维修后突然能收到整栋大楼住户的飞短流长。作家就是社会的收音机。坏掉了，什么也收不到；具备能力，就能把接收到的东西真实呈现；发生奇迹了，还可能放送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真正的杰作很可能是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产生的。我愿作一个放送地方频道的收音机。”

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：“对时代难以把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，鲁迅、周作人在他们的时代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他们是通过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、历史与现实的对比研究来寻找答案的。文学既要‘左顾右盼’也要‘向后看’。”

文学的出路在何方？

作家余华：“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，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。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，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。”

作家苏童：“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，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，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。”

女作家范小青：“尽管目前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相对小众，但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，文学的缺失是不可想象的。目前尽管我们这个民族整体阅读水平还偏低，做文学可能比较寂寞，但一旦拥有，就会得到很多。爱好文学的人可以把它当成生命里的一盏灯，即使照不多远，至少可以照亮自己。”

文学评论家潘凯雄：“创新让文学有新出路。事关生存问题，要有实用主义立场，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适应时代的改进，以保证自己以及文学的生存。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真正积极的举措。”

文学评论家程永新：“张艺谋20年前就提出‘文学驮着电影走向世界’。近年来，我国电影、电视的水平越来越高，实际上文学的发展是其基础，得到市场认可的电影作品如《天下无贼》、《集结号》等都脱胎于小说。一些大卖的影视作品是先锋文学理念的体现，如电视剧集《武林外传》，是后现代主义解构的文本。纯文学圈或许感觉有些冷落，实际上，一大批搞文学的人去做影视了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文学非但没有没落，反而得到新的发展。”

原载：中国作家网2009-01-09